

誰之罪

著 原 詹 爾 赫
譯 夷 適

1947

行 刊 司 公 書 篇 田 大 海 上

罪 之 誰

著 原 詹 爾 赫

譯 夷 適

司 公 書 圖 用 大

月 一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誰 之 罪

原 著 者

俄 · 赫

爾

詹

譯 者

適

夷

出 版 者

大 用 圖 書 公 司

總 經 售

世 界 知 識 社
上海中正東路二六〇號一〇六室
電 話 : 一 二 一 一 六 二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初 版

誰 之 罪

俄 赫爾詹 原作
適 夷 譯

給

泰里亞·亞歷克山特洛芙娜

爲、了、深、情、的、紀、念

作者

譯記

赫爾詹 (A. N. Tepuch) 於一八一二年生在莫斯科的富家。他隨學於俄德法藉的家庭教師；在他父親的書齋收藏哲學書甚多，他在這兒得益不少；尤其是法國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對他有深刻的影響。

一八三〇年入莫斯科大學的物理數學科。他在大學中與學友詩人奧格留夫等結社研究政治社會問題。此事遭當局之忌被逐於烏拉爾地方；在那裏過了六年。一八四〇年回莫斯科，當時青年智識階級正熱中於黑格爾的學說。赫爾詹遂亦埋於黑格爾的研究；並與倍林斯基、屠格涅夫共同發起了歐化運動。這一派主張俄國應與西歐各國取同一道路而發展，故必須大量吸取西歐文化與當時盛極一時的斯拉夫國粹派對抗，表示進步的立場。

在一八四二年，赫爾詹又被迫居住外埠，移居於諾英格洛特。至一八四七年出國，漫遊巴黎、瑞士等處，於一八五七年定居於倫敦，創辦俄文的雜誌「北極星」。他的名著「過去與思想」，即在該誌發表。接着又創辦俄文報「鐘」。這報紙在俄國國內亦獲得廣大的讀者，據說連亞歷山大二世和瑪麗亞皇后，也定期必讀。

赫爾詹從此在國外活動，迄未歸國，於一八七〇年以五十九歲死在瑞士。

「誰之罪」是他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作，他還有別的幾篇小說作品，都不及「誰之罪」著名。這小說開始寫作於一八四二年諾英格洛特，到第四章止，均書於一八四二年，這是他自己在第四章篇末註明的。其後在發表時續寫，先後的經過五年。

在一八四五年，「祖國記錄」的十二月號發表了最初四章，後來又在一八四六年的四月號中發表了從第五章開始的前篇全部，它的後篇是在次年「同時代人」的一八四七年一月號，與前篇合併作為單冊附錄而出版。

最初發表時，不用赫爾詹名義，署名為伊思剛台爾，因為他不尊視從來的文體，寫了一種新型的語法，所以攻擊他的批評家，稱這種新奇的文體，為伊思剛台爾派。

第一次發表時本有許多地方還未見完整，及一八五九年，單行本在倫敦出版，已經過完全的修正。

「誰之罪」的出現，在當時的俄國文壇是一件新異的事。在此以前，赫爾詹已寫了許多哲學與社會問題的論文，在這方面自成一家，不但這赫爾詹寫文學作品是一件新異的事，而且這作品本身對當時的文壇也是一種新異的出現。

當時俄國文壇上權威的批評家，便是赫爾詹的友人倍林斯基，他在讀完了第二次發表的作品之後，立刻於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寫了一封非常感動的信給赫爾詹。

「……我深信你是我們俄國文學中一位偉大的作家。你決不是文學上的玩樂者，不是巴爾底山，更不是全無成績的游擊隊。固然，你不是詩人，但這樣說明是沒有意義的，服爾泰也不是詩人，但服爾泰的「贖罪德」，却和別的許多偉大作品並肩共存，遺留於後世。」

「……有藝術家性格的人，理智往往埋沒於他的藝術天資，和創作幻想之中；所以這種人作為詩人固然是賢智而博識，但作為普通人，却往往視野窄狹而近於愚癡（例如普式庚與果戈理。）但你有的思想家的性格，故恰巧相反，是天資與幻想埋沒於理智之中——埋沒於核心持有生氣濺刺的，成熟的，不是受動的，而是更高躍的人道主義傾向的理智之中。你有驚人的博識，這樣的博識，真使人懷疑一個人怎能擁有這豐富的智識。而且你又富於藝術天資與想像力，但是這種天資，並非自行成長的，將理智認為比自己低級的附屬品而加以利用的那種純粹的獨立的天資。你的天資，從你的性格來看，是一種私生子或承繼兒——正如理智之對於藝術性格一般。我不能將它作恰當的表現，但你是應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是等待你自己的口，向我明白地說明使我發讚嘆之聲的言語。」

「……你與我的不同之點，但就一點就可以明白——你可以全不在意地讀康德的現象學與論理學，而我則談你的哲學論文都會覺得頭痛，但理解你的藝術天資，加以評價和敬愛的才能，我却是有的。假如你用這樣的作風在今後十年之間再寫三四篇這樣結實而完整的作品，你必成爲俄國文學上偉大的存在，不但在文學史上而且在俄國史上成爲偉大的存在。」

「……你的一切都是獨創的。是的，甚至缺點也是獨創的。因此缺點在你的作品中，有許多地方也轉化爲長處，例如隨時隨地說俏皮話，是你做人的一個缺點，但在你的小說中，却產生了驚人的效果。……」

從這封信中，正指出了赫爾詹之作家的特性。

倍林斯基又在「一八四五年俄國文學」一論文之中，如此說明了赫爾詹之作家的基本特質。

「……『誰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詩的境界，將思想轉化為活的人物，又將自己觀察的成果，具體化為完成戲劇事件的行為，在這點上表示了奇蹟的成功，如果這不是作者在文學這新疆土上的偶然的嘗試，無心的巧合，而預約今後這種作品的陸續的產生，則我們是可以祝福有完全新型藝術天資的作家之出現的。」

又在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概觀」一文中，倍林斯基說：

「對於伊思剛台爾（赫爾詹）思想常是先行的。他預知道寫什麼與為什麼寫。他以驚人的正確寫現實的某一場面，而這只是他要對這件事說自己的意見，下定自己的判斷。」

這是所謂問題文學。而「誰之罪」是俄國最早期問題文學之一。

批評家佛綏洛夫斯基說：「『誰之罪』是第一個提出婦女問題的重要作品。在赫爾詹以前的俄國小說中，完全沒有人觸到過這個問題。」

當然這兒所提到的不單是婦女問題，也提出了農奴問題，教育問題，智識份子問題。但我們不能把這些一一分析，總之作者是把這些問題合成一起用這個悲劇是「誰之罪」的方式提出了問題。

當時有一位批評家，回答這作者的質問。說這是「運命的罪過」，這與不回答沒有分別。今天的我們當然不能滿意這樣籠統的答案。

批評家伊凡諾夫，拉茲姆尼克說：「我以為這小說的結論，是說人應該多方面的生活，個人生活同時也必須經營社會的生活，人的個性應該加以擴大。」這話對於我們的答案，似乎多少有所示唆。

有人說：——佩里托夫是俄羅斯的維特。這話似乎很有意義。但我們的興味，不在佩里托夫有多少近似少年維特的煩惱。

「誰之罪」所寫的主題，在別國的文學中，也曾一再的提出。但寫同一的主題，德國的作家，法國的作家決不作這樣的寫法。這樣的寫法也不是赫爾詹一人，而是更廣大的範圍的俄國文學的特質。

前

篇

一 退職將軍和新任教師

有一天傍晚，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正立在陽台上。他剛睡了兩個鐘頭的午覺，還沒有完全清醒，朦朧着眼，連連打着呵欠。僕人走進來回事，因為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連正眼也沒有瞧他，做下人的自然不敢打擾老爺的清興；這樣過了兩三分鐘。終於，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問了：

——什麼事？

——剛才老爺睡覺的時候，莫斯科有一位先生來了，就是那位大夫介紹來的……

——啊？（在這兒不知應該用疑問號還是驚嘆號，兩者都不大明瞭。）

——已經請他坐在辭職的德國先生的屋子裏了。

——啊！

——他說等你醒來就來通報。

——叫他到這兒來。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臉上立刻罩上一陣威嚴。過了一回，剛才那個僕人又走進來說：

——先生來了。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沉默了一下，馬上向僕人盯了一眼，呵叱着說：——飯桶，含糊不清說些什麼？聽也聽不清楚，啊，好吧——僕人正想重說一遍，他又攔住了說：——請到這邊來。——自己立刻坐下來。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瘦削的髮色黝淡臉容憔悴的青年，穿着一件很侷促的黑色燕尾服，拘拘束束的進來。

——啊，先生，你好！——將軍並不站起來，呵呵的笑着說道：——咱們的大夫非常稱讚先生，以後請你一切都隨便好了。喂，華西加！（將軍這麼叫着，打了一下舌板）幹麼不把椅子端來？你當先生不用坐椅子的麼。哼，老是對你們說，總是說不明白，到底要到幾時才懂得。現在就要拜託先生的，我有一個孩子，長得也還不壞，有點聰明，我打算給他進陸軍學校。法文程度已經可以跟我對談，德文還不會說話，能够看看吧了。因為從前那德國先生，老是喝酒，不大管孩子的功課；我自己呢，實在也沒有辦法，老是叫他幫理家務。剛才你進來的那間屋子，就是他住的，他現在已經走了。我說一句總話，我不想叫孩子當什麼博士、什麼哲學家。每年束修是二千五百盧布，你就得給我教二千五百盧布的學問。現在的情形，你也知道，文法、算術、在軍隊裏也都是省不了的……喂，華西加，叫米哈爾·亞歷克綏維支來！這其間，那青年沉默着，紅着臉，擗着手帕，想說些什麼，但是血衝到頭上，耳管嗡嗡作響，好像沒有聽見將軍的話，只是明白感到將軍的話，有一種倒撫海象毛似的感觸。將軍講完之後，他說了：

——既然當了令郎的教師，當然憑着良心和名譽，盡力從事……當然，我能夠盡我的力量……總希望可以不辜負您的……閣下的信託。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半路打斷了他的話：

——我決不作過分的要求。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在隨便閑談之間引起他學問的興趣，這個你大概可以明白吧？不過，你是學校出身的麼？

——是，是學士。

——這是什麼，是新的官位麼？

——是學位。

——雙親大人都健康麼？

——是，托福。

——牧師麼？

——家父在鄉下當醫師。

——那末，你是醫科出身的麼？

——物理數學科。

——拉丁文懂麼？

——懂的。

——這種文字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固然，當醫生的人在病人面前說說明天會涅槃之類；也許是用得着。對於我們，實在用不着，你說對不對？

要是米哈爾·亞歷克維支即米夏這時候不到來，這一套教育理論，還不知要發揮到什麼時候。米夏今年十三歲，紅臉腮，胖胖的被太陽曬黑的精神飽滿的孩子，身上穿着一件三四個月以前已經欠寬的上褂。總而言之，是一副住在鄉間的富地主兒子的共有的模樣。

——這一位是你的新先生，——父親說。

米夏略略行了一個禮。

——聽先生的話，好好用功，爸爸給你化了那許多錢，別讓我白化，這就是你的責任。

教師站起身來，恭敬地向米夏回了禮，抓起他的手，和善的望着對方的臉，說了我要鼓起你求學的興趣，盡一切力量，使你能夠快快樂樂地用功。

——這孩子，欠用功一點兒。——將軍說：——他現在還跟住在家裏的一位法國女人學習，牧師也在教他的書。這位牧師是神學校出身，現在在本村掌教。怎麼樣，先生，考考他看麼？

教師躊躇了半天，想了好久題目，才說道：

——那末我問你一個問題：文法的目的是什麼。

米夏扭轉了頭，撲着鼻孔說：

——是俄文的文法麼？

——隨便什麼，總之是一般的文法。

——我們還沒有學過呀。

——牧師教你的是什麼呢？——將軍嚴厲的問。

——我們，爸爸，俄文文法只學到副動詞爲止，教理問答講到聖禮爲止。

——好，你領先生去看書房間……對不起，還沒有請教大號？

——我叫特米忒里——教師紅着臉回答。

——父名是？

——約可芙雷維支。

那末，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長途旅行，肚子一定餓了，先請用一點東西好麼，順便喝一杯伏特
迦吧？

——我不喝酒，只消喝一點水就行了。

說謊！——亞歷克緹·亞勃拉摩維支心裏想了，不過發揮了一大篇教育理論，實在有點喫力了，便走到起坐室太太那兒去。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躺在柔軟的土耳其式長椅上，身上披着一件大衫，這是她頂喜歡的衣服，因爲別的衣服穿在身上都是緊湊湊的。十五年十足幸福的結婚生活，對於她的身體，真是大有裨益。她在鄉間太太們當中，正變成了一隻雞羣的鶴。被亞歷克緹重濁的腳音驚醒過來，她略略抬起惺忪的倦臉，還有點沒有睡醒的樣子。好像出生以來第一次睡失了聰，出驚的叫道：「啊喲喲，我睡着了麼？真有趣？」亞歷克緹告訴她爲了米夏的教育，自己正辦完了一樁公事。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聽得十分滿意，一邊聽着，一邊喝完了半瓶克華水。她每天在喝茶以前先喝克華水。

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恭聽了將軍的演說，還不曾完全渡過了難關。他帶着幾分興奮，默默地坐在書房間裏，僕人又進來請用茶點。這位學士先生，從來沒有跟貴婦人同過席。他對於太太小姐之類抱着一種本能的尊敬。在他看來，女人的頭上好似罩着一道佛光。所謂女人，在他看來只是在散步場上散步時近不得身的東西，要不然便是在莫斯科戲院的舞台上跳舞着的東西。在舞台上，不管怎樣醜陋的舞女，他都當做仙子和女神。現在，人家要帶他去見將軍夫人了；而且除了夫人之外，也許還有別的女子。米夏已經對他說過，自己有一個姊姊，家裏還有一位法國女子，還有一位名叫柳波尼加的姑娘也住在一起。特米忒

里·約可芙雷維支很想知道米夏的姊姊是多大年紀，幾次出口詢問，可是臉上有點不好意思，終於沒有問出來。『怎麼啦？好，去吧！』米夏說了。他有一種嬌養孩子共有的習氣，對外人總是分外慇懃的樣子。學士先生雖然抬起身來，却不知道支起身子的是不是自己的腿子，手心裏一把冷汗。他拚着超人的努力，帶着馬上要昏倒的神態，走進起坐室裏。在門邊，他對料理茶炊的女僕鞠躬行禮。『葛拉薇！——將軍說：——我給你介紹。這位就是米夏的新先生。』學士先生連忙行禮。『啊，請裏邊坐。』葛拉薇拉·黎伏芙娜霎霎眼睛，臉色略呈紅暈說了。這是她的習慣：『我們米夏，早該有一位好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綏敏。伊凡納支，替我們找來了你這樣的好先生。好吧，先生，不要客氣……請坐啊？』

——是，我一直坐得夠了。——特米忒里嘴裏含糊着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對啦，在馬車上是不能立的，——將軍插進嘴來。

這一句話把學士先生窘住了，他端正了一把椅子放在一旁，灣下腰去，做出似坐非坐的樣子，坐下去了。他感到最大的難事臨到了他的頭上，再也抬不起頭來。他覺得這屋子裏有好些女人，要是跟她們對面，就不得不行一個禮，可是怎樣行呢？對啦，應該在沒有就座之前先來行禮的吧？

——對麼，真如我對你說的，——將軍小聲的說：——像一位小姑娘一樣。

——真可愛，——葛拉薇拉·黎伏芙娜咬着肥潤的嘴唇，用法文說了。

葛拉薇拉·黎伏芙娜第一眼便中意了這位青年，這自然有種種的理由：第一，特米忒里有一對大的碧眼，這可引起了她的興味；第二，葛拉薇拉·黎伏芙娜除了丈夫、僕人、車夫、老醫師之外，差不多，碰不見一個男子，特別是年青而有味的男子，而且等回兒我們就會知道，她從來就喜歡作柏拉圖式的空想；第三，凡是中年婦人一看見青年男子，總是有點動心的，正如中年男子一看見青年姑娘就會動心一樣。這種感情，近似同情的心理，不，也許還是一種母性的感情——是一種把一個不知世故，萬事侷促的無依無靠的人，放在自己保護之下，愛憐他，培養他的感情。將軍夫人覺得這三種感情對自己最為適當。但我們可並不是這樣想，至於我們怎麼樣想，現在毋須在這兒說明……葛拉薇拉·黎伏芙娜親自倒茶給學士先生，特米忒里一口喝了下去，燙壞了舌頭和上顎，但他發揮古來英雄豪傑的勇氣，忍住了疼痛。這對他大

有裨益，他突然改換了一副神情，神經漸漸的鎮定起來，他的目光一點一點抬起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是坐在長椅子上，她的面前是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大茶炊，跟印度式的紀念塔什麼的一樣。不知是不是要嘗嘗跟她面對面的快味，還是不願在茶炊上照見自己的臉，在她的正對面，將軍泰然地躺在祖上傳下來的一把靠臂椅上。這椅子的後面，一個十歲光景的姑娘做着一張特別的臉孔立在那兒，她從父親的背後偷偷的望着先生。對於學士先生這出色的風度，小姑娘完全楞住了！米夏也在這張桌桌上，他的面前放着一鉢頭酸牛奶，一大片黑麵包。桌邊上很精緻的繪着雅洛斯拉美里城的風景，四隻角上四條熊，桌邊底下，一隻墨泰種的狗抬起了頭，掛下來的一把靠臂椅上，坐着一位神色和藹，滿臉皺紋的瘦小的老婆子，手裏編着襪子。她的眉毛向下掛落，俏薄的嘴唇，已經失去紅潤。特米忒里知道這就是那位法國女人。門口一旁站着一個僕人，正給將軍裝煙斗。他的旁邊一個麻布袖子花洋紗服的女僕，唯唯諾諾的侍候着老爺太太的茶點。這屋子裏還有一個人，不過這人正伏身在綉花架子上，特米忒里沒有看得見。這便是被善良的將軍收養着的一位身世可憐的姑娘。談話很少反響，不過這其間要是有句跟墮墮一般反撥的話，那對於學士先生就會覺得十分無聊了。

一個窮青年的生活和一個富地主家庭的生活，在這兒如此相逢，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姻緣。假使不遇在一起，也許雙方都可以平安無事……但事實却並不如此。一個受過大學教育，勤懇規矩的青年的生活，投進了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夫婦的豐裕的生活之中，是多麼的不相調和，正如一隻小鳥飛進了籠子。對於他，一切都變化了。而且這種變化，對於一位完全不知世故的初出茅廬的青年，當然不能不有何種的影響。

但是，這一些到底是什麼人呢？——享受着幸福的結婚生活，萬事順遂如意的將軍夫婦，以及爲了使米夏進陸軍學校而改造他的頭腦特地請來的家庭教師。

在這兒，我暫且放下敘述故事的筆，因爲木本水源，先來敘一敘幾位主人公過去的傳記，大概也不算是多餘的。那末，我們立刻來談吧。

二 將軍的傳記

亞歷克緩·亞勃拉摩維支·納格洛夫，授過出色的勳章的退職陸軍少將，是一位又胖又高的人。自從剪斷臍帶以來，從沒有害過一場小病，對於格夫蘭的名著「生命的繼續」，正是最好沒有的反證。他一向跟格夫蘭書上所寫的話，作正面的反對，可是他却永遠健康，永遠紅光滿面。他所實行的唯一的衛生法，就是從來不用頭腦消化。大概就因實行了這一點，所以對於其他一切的衛生之道，便可以坦然的置之不理。他生得又暴躁又性急，說話和行動都粗鹵。但心地上却並不是一個惡人。再看他並非完全隱藏在贅肉中的輪廓清明的臉孔，濃黑的眉毛，銳利的目光等等，又使人覺得這個人的才能決沒有被生活所壓壞。他從大自然和住在姊姊家裏的法國女子那兒受了教育，十四歲進了騎兵聯隊，從嬌縱兒女的父母得到金錢，在青年時代頗過些荒唐的生活。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終了之後，納格洛夫昇任上校；當上校的肩章釘上肩頭的時候，他對軍隊生活已經開始厭倦，對於軍務有點感到討厭了。繼續服務了一個時候，「自覺健康大損，已不能繼續軍務」辭退了現役。退役的時候又晉級少將的頭銜。只有在喫飯的時候常常要碰着小菜的鬍子，和逢時逢節特地披掛的軍裝，算是軍隊生活的紀念品。當將軍住在一八一二年大火之後全部復興的莫斯科，繼續着過一種無窮無盡的單調空虛而無聊的日子。凡是他能做或想做的事，什麼也沒有。他趕着馬車跑相識的人家，起來趕去打牌，在俱樂部裏喫飯，現身在戲院池子的前排，參加跳舞會，親自管理兩隊驅馬車，而且無晝無夜的把着車夫的手教趕車，還親自教練馬夫控馬的技術……這樣的，一年半過去了，車夫已經完全學會坐在車台上拉繮的本領，馬夫也學會了抓握馬口繮的口繮。納格洛夫又感到無聊了。他想到鄉間去管理領地。他以爲要防止領地的頹敗，必須親自出馬。他的經營論是很簡單的，那便是每天監督住執事和管理人，要不然，便是肩起獵槍去打野兔。他完全不慣實際的事務，並不知道什麼是必須做的

事情，忙碌着一些瑣瑣碎碎的工作，就十分滿意了。執事和管理人，從他們的地位看來，對於這位老爺的行徑，也頗為滿意。至於農民的意見，他是不知道的——因為農民什麼也沒有說。約摸過了兩個月光景，老爺屋子的窗口上，發見了一張美麗的女子的臉，起初眼裏含着淚水，漸漸的那碧綠的眼睛顯得越發美了。正在這時候，對於村務管理不十分熱心的管理人，跑到將軍跟前報告葉美利加·巴爾巴西的農舍已經十分陳腐，請求行行善心給他一點木料。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對於樹林寶貴得跟發瘋一樣，就是要一點木料做自己的墓碑，大概也不大捨得去砍。可是……可是這一回，將軍却特別的和氣，意外地允許砍木料造巴爾巴西的農舍，雖然他還特別警告了管理人：「喂，當心點，不許多砍我一株木頭，多砍一株就好比砍我的肋骨呀。」管理人走出裏院的階級上，告訴葉美利加的女兒歐特却，事情很順利。他稱歐特却做「代理媽媽」，害得這鄉姑娘連耳根都紅暈了，不過心地是單純的。想到父親可以有新房子，已經高興得不得了。據我們所知道的範圍，不大明白他怎樣把這碧眼的姑娘弄到手裏，也不明白事情怎會弄到這田地。我推想這樁公案，大概進行得非常簡單。

雖然如此，納格洛夫對於村中的生活還是厭倦起來了。他相信經營上的缺點已經完全消除，而且今後確定的方針已經完全定好，所以自己不在場也不妨事了。於是他又到莫斯科去，這一回，行李帶得很多。碧眼美人，奶媽子和喫奶的孩子，另外坐了一馬車。一到莫斯科，他把他們安頓在面對院子的屋子裏。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對於嬰兒，碧眼的杜涅和奶媽子分外的愛護，這是他的情思纏綿的時代！這其間，奶媽的奶開始壞了，不斷的嘔吐。醫生說這種奶已不能再喫。將軍對她非常憐惜：「這樣好的奶媽子，不容易雇到的，身體又好，心地又正直，作事又勤懇……不料奶會變壞……真是不幸哪！」他給奶媽二十盧布和一塊頭布，送她回到丈夫那兒去調養。醫生勸他養一條羊代替奶媽，他照辦了。羊很壯健，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十分愛護，親手拿黑麵包給它喫，用手撫摸它。不過這回不管如何愛它，奶水卻沒有變壞。將軍的生活方式，跟初到莫斯科來的時候一樣，這樣地又過了兩年。但是不能再過下去了。一個人沒有一定的工作，總是耐不住的。動物只消活下去就是工作，但是人僅僅活下去還不夠，此外還有一種工作的力量——這一點跟動物是不同的。納格洛夫從白天的十二點到晚上的十二點在外邊到處亂跑，還是一天